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六回 見白鐵失義 因雀引鳴冤

交情浪欲盟生死，一旦臨財輕似紙。何盟誓，真蛇豕，猶然嫁禍思逃死！天理昭昭似，業鏡高懸如水。阿堵難留身棄市，笑冷旁人齒！《應天長》

如今人最易動心的無如財，只因人有了兩分村錢，便可高堂大廈，美食鮮衣，使婢呼奴，輕車駿馬。有官的與世家不必言了，在那一介小人，也敢起慾來，又有這些趨附小人，見他有錢，希圖叨貼，都憑他指使，說來的沒有個不是的，真是個錢神！但當日有錢還只成個富翁，如今開了個工例。讀書的螢窗雪案，朝吟暮呻，巴得縣取，又怕府間數窄分上多，府間取了，又怕道間遺棄。巴得一進學，僥倖考了前列，得幫補，又兢兢持守了二、三十年，沒些停降，然後保全出學門，還只選教職、縣佐貳。希有遇恩遴選，得選知縣、通判。一個秀才與貢生，何等煩難！不料銀子作禍，一竅不通，才丟去鋤頭、扁挑，有了一百三十兩，便衣巾拜客，就是生員。身子還在那廂經商，有了六百，門前便高釘「貢元」匾額，扯上兩面大旗，偏做的又是運副、遠判、通判，州同，三司首領，銀帶繡補，就夾在多紳中出分子請官，豈不可羨？豈不要銀子？雖是這樣說，畢竟得來要有道理。若是貪了錢財，不顧理義，只圖自己富貴，不顧他人性命，謀財害命，事無不露。究竟破家亡身，一分不得。

話說南直隸有個靖江縣，縣中有個朱正，家事頗頗過得，生一子叫名朱愷，午紀不上二十歲，自小生來聰慧，識得，寫得，打一手好算盤。做人極是風流倜儻，原是獨養兒子，父母甚是愛惜。終日在外邊閒遊，結客相處，一班都是少年浪子，一個叫做周至，一個叫做宗旺，一個叫做姚明，每日在外邊閑行野走，吃酒、彈棋，吹簫、唱曲。因家中未曾娶妻，這班人便駕著他尋花問柳。

一日，三、四個正捱著肩同走，恰好遇一個小官兒，但見：

額覆青絲短，衫籠玉筍長。色疑嬌女媚，容奪美人芳。

小扇藏羞面，輕衫曳暗香。從教魂欲斷，無復憶龍陽。

那朱愷把他看了又看，道：「什人家生這小哥？好女子不過如此！」

那宗旺道：「這是文德坊裘小一裘龍的好朋友，叫陳有容，是他緊挽的。」

朱愷道：「怎他這等相好得著？」

姚明道：「這有什麼難？你若肯撒漫，就是你的緊挽了。待我替你籌畫。」

姚明打聽，他是個寡婦之子，極在行的。

次日絕早，姚明與朱愷兩個，同到他家，敲一敲門，道：「陳一兄在家麼？」

只見陳有容應道：「是誰？」出來初見了，問了姓名，因問道：「二位下顧，不知什見教？」

姚明道：「朱兄有事奉瀆，乞借一步說話。」

三個同出了門，到一大酒店，要邀他進去，陳有容再三推辭，道：「素未相知，斷不敢相擾。」

姚明便一把扯了，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！」陳兄殊不脫灑！」

陳有容道：「有話但說，學生實不在此。」

朱愷道：「學生盡了一個意思方敢說。」

陳有容道：「不說明，不敢領。」

姚明道：「是朱散友要向盛友裘兄求戲幾兩銀子，故央及足下。足下是個小朋友，若在此扯扯拽拽，反不雅了！」

三個便就店中坐下，朱愷□□(只顧)叫：「有好下飯拿上來！」擺了滿桌。

陳有容□□□□(只是作腔，不)吃，姚明便放開箸子來，吃一個飽。

吃了一會，那陳有容看朱愷穿得齊整，不似個借銀的，故意道：「□□(二位有)約在這邊麼？」

姚明道：「尚未曾寫，還要另日奉□(勞)。」□(那)朱愷迷迷吐吐，好不奉承。

臨起身，又捏手捏腳，灌上幾鍾，送他下樓故意包中打開，現出三五兩銀子，丟一塊與店家，道：「你收了，多的明日再來吃。」別了。

次日□(清)早，朱愷丟了姚明自去，叫得一聲，陳有容連忙出來，道：「日昨多擾！」

朱愷道：「小事！前日蘇州朋友，送得小弟一柄麈扇在此，轉送足下。」袖中取來，卻是唐伯虎畫，祝枝山寫，一柄金面棕竹扇，又是一條白湖綢汗巾兒。

陳有容是小官生性，見了甚覺可愛，故意推辭道：「怎無功受祿？」

朱愷道：「朋友相處，怎這樣謙兩！」

推了再四，朱愷起身往他袖中一塞，陳有容也便笑納，問道：「兄果是要問老裘借多少銀子？此人口雖說闊，身邊也拿不出什銀子，且性極吝嗇，不似兄慷慨。」

朱愷便走過身邊，附耳道：「小弟不才，家中頗自過得，哪裡要借銀子？實是慕兄高雅，借此進身。倘蒙不棄，便備禮來見足下，與兄結為弟兄。」

此時陳有容，見朱愷人也撒漫，且首語溫雅，便也有心，道：「不敢仰攀！」

朱愷道：「說什話來，小弟擇日便過來拜乾娘！」朱愷自去了。

不多時裘龍走來，見了陳有容拿著這柄扇子，道：「好柄扇子！」先看了畫，這面字，讀也讀不來，也看了半日。道：「哪裡來的？」

有容道：「是個表兄送的。」

裘龍道：「你不要做他不著，是哪個？」

道：「是朱誠夫；南街朱正的兒子。」

裘龍道：「那朱愷是一個浪子，專一結交這些無賴，在外邊飲酒，鬪妓、賭錢，這人不該與他走。況且向來不曾聽得說是你們親。」

有容道：「是我母親兩姨外甥。」

裘龍聽了道：「這是新相與了。」也甚不快。從此腳步越來得緊，錢卻越不肯用。這陳有容也覺有些相厭。

不過兩日，朱愷備了好些禮，來拜乾娘。他母親原待要靠陳有容生發的，假吃跌收了他禮物，與他往來。朱愷常借孝順乾娘名色，買些時新物件來，他母親就安排留他，穿房入戶，做了入幕之賓。又假眼瞎，任他做不明不白的勾當。

朱愷又因母親溺愛，常與他錢財，故此手中撒漫，常為有容做些衣服。兩個恰似線結雞雙出雙入，的是割得頭落。那裘龍來時，母親先回報不在，無極奈何，候得他與朱愷吃了酒回來，此時回報不及，只得與他坐下。那裘龍還要收羅他，與他散言碎語，說當日為他用錢，與他恩愛。那陳有容又紅了臉反與他頂皮。勉強扯去店中，與他作東賠禮，他又做盡態不吃，千求萬告，要他復舊時，也不知做了多少情，仍時時要丟。到後來朱愷蹤跡漸密，他情誼越疏，索性不見，及至路上相遇，把扇一遮過了。裘龍偏要趕上前叫住他，朱愷卻又站在前面等。陳有容就有時勉強回他幾句話，一逕去了。裘龍見了，怎生過得？罵道：「好個沒廉恥的！」

年事有了，再作腔得幾時？就是朱愷，他家事也有數，料也把他當不得老婆，我且看你下場！」回想到：「我當日也為他用幾分銀子，怎就這般待我？便朱愷怕沒人相與，偏來搶陳有容！」不覺氣上心頭。

一日朱愷帶著陳有容、姚明一千弟兄在酒樓上唱曲吃酒，巧巧的裘龍也與兩個人走來。陳有容一見便起身。只見裘龍道：「我這邊也坐一坐，怎就走了？」一把扯住。

陳有容道：「我家中有事，去去便來。」裘龍那裡肯放。

朱愷道：「實是他家有事，故此我們不留他。」

裘龍道：「你不留，我偏要留！」一把竟抱來放在膝上。

那陳有容便紅了臉，道：「成什麼模樣！」

裘龍道：「更有甚於此者！」

朱愷道：「人面前也要存些體面！」

裘龍便把陳有容推開，一起身道：「關你何事，你與他出色？」那陳有容得空，一溜風走了。

朱愷道：「好扯淡！青天白日，酒又不曾照臉，把人摟抱也不像，卻怪人說！」

裘龍道：「沒廉恥小畜生，當日原替我似這樣慣的，如今你為他，怕也不放你在心坎上！」

又是一個人道：「罷！不要吃這樣寡醋。」

姚明道：「什寡醋？他是乾弟兄，旁觀不忿，也要說一聲！」

裘龍道：「我知道還是入娘賊！」

朱愷道：「這廝無狀！你傷我兩個罷，怎又傷他母親？」便待起身打去。

那裘龍早已跳出身，一把扭住，道：「什麼無狀？」眾人見了，連忙來拆，道：「沒要緊，為什麼事來傷情破面！」

兩個各出了幾句言語，姚明裏了朱愷下樓，裘龍道：「我叫你不要慌，叫你兩個死在我手裡罷了！」兩下散了火。

朱愷仍舊自與陳有容往來，又為姚明哄誘，漸漸去賭，又帶了陳有容在身邊，沒個心想，因為盆中不熟，自己丟出錢，卻叫姚明擲色，贏來三七分錢：朱愷發本，得七分，姚明出手，得三分。不期姚明，反與那些積賭合了條兒，暗地瀉出，不該出注，偏出大注；不該接盆，翻去搶。輸出去倒四六分分，姚明得四股，卻是姚明輸贏都有。朱愷只是贏少輸多，常時回家索錢。

他母親對朱正道：「愷兒日日回家要錢，只見拿出去，不見拿進來，日逐花哄，怕蕩壞身子，你也查考他一查考。」果然朱正查訪，見他同走有幾個積賭，便計議去撞破他。不料他耳目多，趕得到賭場上，他已走了，回來不過說他幾聲「習成不改」，甚是不快。

只是他母親道：「愷兒自小不拘束他，任他與這些遊手光棍蕩慣了，以後只有事生出來，除非離卻這些人才好。我有個表兄盛誠吾，見在蘇州開段子店，不若與他十來個銀子興販，等他日逐在路途上，可以絕他這些黨羽。」朱正點頭稱是。

次日，朱正便對朱愷道：「我想你日逐在家閒蕩，也不是了期，如今趁我兩老口在，做些生意，你是個嘩嘩的人，明日與你十來個銀子，到蘇州盛家母舅處，攬販些尺頭來，也可得些利息。」

朱愷道：「怕不在行。」

朱正道：「『上馬見路。』況有人在彼，你可放心去。」說做生意，朱愷也是懶得，但聞得蘇州有虎丘各處可以頑耍，也便不辭。

朱正怕他與這乾朋友計議變卦，道：「如今你去，不消置貨，只是帶些銀子去。今日買些送盛舅爺禮，過了明後日，二十日起身罷！」

朱愷便討了幾錢銀子，出去買禮，撞見姚明，道：「大哥哪裡去？」

朱愷道：「要買些物件，到蘇州去。」

姚明道：「是哪個去？」

朱愷道：「是我去。」

姚明道：「去做什麼？」

朱愷道：「去買些尺頭，來本地賣。」

姚明道：「幾時起身？」

朱愷道：「後日早。」

姚明道：「這等，我明日與大哥發路！」

朱愷道：「不消，明日是我做東作別。」姚明就陪他買了些禮物，各自回家。

次日果然尋了陳有容，與姚明、周至、宗旺一齊到酒樓坐下。

宗旺道：「不見大哥置貨，怎就起身？」

朱愷道：「帶銀子去那邊買。」

陳有容道：「多少？」

朱愷道：「百數而已。」

周至道：「兄回時，羊脂玉簪，紗襪，天池茶，茉莉花，一定是要尋來送陳大兄的了。」

姚明道：「只不要張公街、新馬頭頑得高興，忘了舊人！」

朱愷道：「須吃裘龍笑了，斷不！斷不！」

到會鈔時，朱愷拿出銀子，道：「這番作我別敬，回時擾列兄罷！」眾人也就縮手謝了。

分手，宗旺道：「明日陳兄一定送到船邊。」

朱愷道：「明日去早，不消。」

姚明道：「『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』也便省了罷。」朱愷自回。

只有姚明，因沒了賭中酒（附注：賭中酒，指可以在賭博中受其哄弄的人，下文之「今日趙家來了個酒」、「怕再沒這樣一個酒了」等句之「酒」，意皆與此同），心裡不快，正走時，只見背後一個人，叫道：「姚二哥！哪裡去？」

正是賭行中朋友錢十三，道：「今日趙家來了個酒，你可去與他來一來。」

姚明道：「不帶得管。」

錢十三道：「你常時大主出，怕沒管？」

姚明暗道：「苦！我是憐他人之慨，何嘗有什銀子？」利動人心，也便走去。

無奈朱愷不在，稍管短，也就沒膽，落場擲著是跌八，尖五，身邊幾錢碎銀輸了，強要去復，連衣帽也除光，只得回家。

一到家中，迎著家婆開門，見他這光景，道：「什模樣！前日家中沒米，情願餓了一頓，不曾教你把衣帽來當，怎今日出去，弄得赤條條的？要賭，像朱家有爺（外門內爭）在前邊，身邊落落動，拿得出來；去賭，你有什家計，也要學樣？我看你平日只是叨貼仙些，明日去了，將什麼去贖這衣帽！」

姚明道：「沒了朱愷，難道不吃飯？」

家婆道：「怕再沒這樣一個酒了！」絮絮聒聒，再不住聲。

弄得姚明，翻翻復復，整醒到天明，想出一條計策。

忙走起來，尋了一頂上截黑、下截白的舊絨帽；又尋了一領又藍、又青、一塊新、一塊舊的海青，抖去些黥氣，穿上了；又拿了一件東西，悄悄開了門，到朱愷家相近。此時朱愷已自打點了個被囊，一個掛箱，雨傘、竹籠等類，燒了吉利紙出門。

那父親與母親送在門首，道：「一路上小心，早去早回！」朱愷就肩了這些行李走路。

才轉得個灣，只見姚明道：「朱大哥！小弟正來送兄，兄已起身了，此去趁上一千兩！」

朱愷道：「多謝金口！」

姚明道：「兄挑不慣，小弟效勞何如？」

朱愷道：「豈有此禮？」兩個便一頭說，一頭走，走到靖江縣學前，此時天色黎明，地方僻靜，沒個人往來。

朱愷是個嬌養的，肩了這些，便覺辛苦，就廟門檻上少息。姚明也來坐了。朱愷見他穿戴了這一套，道：「姚二哥，怎這樣打扮？」

姚明道：「因一時要送兄，起早了，房下不種得火，急率尋不見衣帽，就亂尋著穿戴來了。」

隨即歎息道：「小弟前日多虧兄維持，如今兄去，小弟實難存活！」

朱愷道：「待小弟回時，與兄商量。」

姚明道：「一日也難過，如何待得回來？兄若見憐，借小弟一、二十兩在此處生息，回時還兄，只當兄做生理一般。」

朱愷道：「說遲了，如今我已起行，教我何處那贖？」

姚明道：「物在兄身邊，何必那贖？」

朱愷道：「奈是今日做好日出去，怎可借兄？」提了掛箱，便待起身。

姚明把眼一望，兩頭無人，便劈手把掛箱搶下，道：「借是一定要借的！」往文廟中逕走。

朱愷道：「姚兄休得取笑！」便趕進去。

姚明道：「朱兄，好借二十兩罷！」

朱愷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人要個利市！」忙來奪時，扯著掛箱皮條，被姚明力大，只一拽，此時九月，霜濃草滑，一閃，早把朱愷跌在草裡。姚明便把來按住，扯出帶來物件，卻尺把長一把解手刀。

朱愷見了，便叫：「姚明殺人！」

姚明道：「我原無意殺你，如今事到其間，住不得手了！」便把來朱愷喉下一勒，可憐：

夙昔盟言誓漆膠，誰知冤血濺蓬蒿。

堪防見利多忘義，一旦真成生死交。

姚明坐在身上，看他血湧如泉，咽喉已斷，知他不得活了，便將行囊背了，袖中搜有些碎銀、鎖匙，拿來放在自己袖裡，急急出門。看見道袍上濺有血漬，便脫將來，把刀裹了，放在肋下。

跨出學宮，便是得命一般，(只)見天已亮了，道：「我又不出去，如今背了行囊，倘撞著相識，畢竟動疑，如何是好？姊姊在此相近，便將行囊背到她家。」

正值開門，姚明直走進去，見了姊姊，道：「前日一個朋友，夾我去近村幫行差使，今日五鼓回來，走得倦了，行囊暫寄妳處，我另日來取。」

姊姊道：「你身子懶得，何不叫外甥駝去？」

姚明道：「不消得，左右沒什物在裡邊，我自來取。」就把原搜鎖匙，開了掛箱，取了四封銀子，藏在袖內。還有血衣與刀，他暗道：「姊夫是個鹽捕，不是好人，怕他識出，仍舊帶了回去。」

將次走到家中，卻見一個鄰人陳碧，問道：「姚輝宇哪裡回，這樣早？」

姚明失了一驚，道：「適才.....才去洗澡回來！」急急到家，忙把刀與衣服塞在床下，把銀子收入箱中。

家婆還未起床，吃些飯，就拿一封銀子，去贖了衣帽回來。

家婆道：「(怎得)贖這衣帽轉來？」

姚明道：「『小錢不去，大不來。』一遭輸了一遭翻。今日被我翻了轉來，還贏他許多銀子。」就拿銀子與婦人看，道：「你說朱愷去了不得過，這銀子終不然也是朱愷家的？」

婦人家小意，(見)到有(幾兩)銀子，(也便快活，不查他來歷)了。

話說靖江縣有一(個新知縣，姓殷，名雲霄，)是隆慶辛未年進士，(來做這縣知縣，未及一年，正萬曆)元(年)，他持身清潔，撫民慈祥，(斷事極其明決，)人都叫他做「殷青天」。

一日睡去，正是三更，卻見兩個豬，跪伏在他面前，啾啾的有告訴光景，醒來卻是一夢：

霜冷空階叫夜蟲，紗窗花影月朦朧。

怪來頭白遼東豕，也作飛熊入夢中。

那般知縣道：「這夢來得甚奇！」正在床中思想，只見十條只烏鴉，啞啞啞啞，只相向著他叫。這些丫環、小廝，你也趕，我也趕，我哪裡肯走？須與出堂，這些烏鴉仍舊來叫，也有在柏樹上叫的，也有在屋簷邊叫的，還有側著頭，看著下邊叫的。殷知縣叫趕，越趕越來。

殷知縣叫門子道：「你下去吩咐，道有什冤枉，你去，我著人來相視！」

門子掩著嘴笑，往堂下來吩咐。

這堂上下人，也都附耳說：「好搗鬼！」不期這一吩咐，那鴉「哄」一聲，都飛在半天。

殷知縣忙叫皂隸：「快隨去！」皂隸聽了亂跑，一齊趕出縣門。

人不知什麼緣故，問時，道：「拿烏鴉！拿烏鴉！」東張西望，見一陣都落在一個高閣上，人道是學中尊經閣，又趕來，都沸反的在著廊下叫。

眾人便跑到廊下，只見一個先跑的，一絆一交，直跌到廊下，後邊的道：「是.....原來一個死屍！」一個死屍，看時，項下勒著一刀，死在地下，已是死兩日的了。

忙到縣報時，這廂朱正早起開門，見門上貼一張紙，道：「是什麼人把招帖黏我門上？」

去揭時，那帖黏不大牢，隨手落下，卻待丟去，間壁一個鄰人接去，道：「怎寫著你家事？」

朱正忙來看時，上寫：「朱愷前往蘇州，行到學宮，仇人裘龍劫去！」

朱正便失驚道：「這話蹊蹺！若劫去便該回來了。近日他有一班賭友，莫不是朱愷將銀賭去，難於見我，故寫此字逃去？卻又不是他的筆，且開了店，再去打聽。」又為生意纏住。

忽聽街坊上傳道：「文廟中殺死一個人了！」

朱正聽了，與帖上相合，也不叫人看店，不顧生意，跳出櫃便走。走到學，只見一叢人圍住，他努力分開人，進去看了，不覺放聲大哭。

這時知縣正差人尋屍親，見他痛哭，便扯住問，他道：「這是我兒子朱愷！」

眾人便道：「是什麼人殺的？」

朱正道：「已知道此人了！」便同差人，到店中取了黏帖。他母親得知，「兒天」，「兒地」，哭個不了。

朱正一到縣中，便大哭道：「小的兒子朱愷，二十日帶銀五十兩，前往蘇州，不料遭仇人裘龍殺死在學宮，劫去財物。」

殷縣尊道：「誰是證見？」

朱正便摸出帖子呈上縣尊，道：「這便是證見。」

殷縣尊道：「是何人寫的？何處得來？」

朱正道：「是早間開門，黏在門上的。」

殷知縣笑道：「癡老子！若道你兒子寫的，兒子死了；若道裘龍，裘龍怎肯自寫出供狀？若是旁觀的，既見，他怎不救應？這是不足信的！」

朱正道：「老爺！裘龍原與小人兒子爭風有仇，實是他殺死的！他曾市北酒店裡，說要殺小人兒子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誰聽見？」

朱正道：「同吃酒姚明、陳有容、宗旺、周至，都是證見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明日並裘龍拘來再審。」

次日，那裘龍要逃，怕事，越敲實了。見官又怕夾、打，只得設處銀子。來了班上，道打得一下，一錢，要打個出頭。夾棍長些，不要收完索子。

臨審一一唱名，那殷知縣偏不叫裘龍，看見陳有容小些，便叫他，道：「裘龍怎麼殺朱愷？」

有容道：「小的不知，是月初與小的在酒店中相爭，後來並不知道。」

縣尊道：「叫下去人犯，都在二門候候，待我逐名叫審！」

又叫周至，道：「裘龍殺朱愷事有的麼？」

周至道：「小的不知，只在酒店相爭是有的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可取筆硯與他，叫自錄了口詞。」

周至只得寫道：「裘龍原於本月初三，與朱愷爭豐相鬥，其殺死事情，並不得知。」

又叫宗旺，也似這等寫了。臨後到姚明，殷知縣看他有些凶相，便問他：「你多少年紀了？」

道：「廿八歲，屬豬的。」

殷知縣又想：「與夢中相合！」也叫他寫，姚明寫道：「本月初三日，裘龍與朱愷爭這陳有容相鬥，口稱要殺他二人，至於殺時，並不曾見。」殷知縣將三張口詞，仔細看了又看，已知殺人的了。

道：「且帶起寄鋪！」即刻差一皂隸，臂上硃標：「仰拘姚明兩鄰赴審。」皂隸趕去，忙忙的拿了兩個。

殷知縣道：「姚明殺死朱愷，劫他財物，你可知情？」

兩個道：「小人不知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他二十日五鼓出去殺人，天明拿他衣囊、掛箱回家，怎麼有個不見？」一個還推，只是陳碧道：「二十天明，小人人曾撞著，他說『洗澡回來』，身邊帶有衣服，沒有被囊等物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他自學宮到家，路上有什親眷？」

陳碧道：「有個姊姊，離學宮半里。」殷知縣又批臂著人到他姊家，上寫道：「仰役即拘姚氏，並起姚明贓物，追究，毋違！」那差人火人火馬，趕到她家，值他姊夫不在，把他姊姊一把摑住，道：「奉大爺明文：起姚明盜贓！」

姊姊道：「他何曾為盜，有什贓物在我家？」

差人道：「二十日拿來的，他已扳妳是窩家，還要賴？」

他外甥道：「二十日早晨，他自出去回來，駝不動，把一個掛箱、被囊放在我家，並沒什贓。」

差人道：「你且拿出來，同你縣裡去辦。」即拿了兩件東西，押了姚氏到縣。叫朱正認時，果是朱愷行李。打開看時，只有銀二十兩在內。

殷知縣便叫姚氏：「他贓是有了，他還有行兇刀杖，藏在哪邊？」

姚氏道：「婦人不知道。他說出外回來，駝不動，只寄這兩件與婦人，還有一件衣服，裹著些什麼，他自拿去。」

再叫陳碧，道：「你果看見他拿什衣服到家麼？」

陳碧道：「小人見來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這一定刀在裡邊！」即差人與陳碧到姚明家取刀並這二十兩銀子。

到他家，他妻子說道：「沒有。」

差人道：「大爺明文，搜便是了！」各處搜轉，就是灶下，凡黑暗處，鬆的地，也去掘一掘，並不見有。叫他開箱籠，只得兩隻破箱，開到第二隻，看見兩封銀子，一封整的，一封動的。

差人道：「你小人家，怎有這兩封銀子？這便是贓了！」

婦人聽了，面色都青，道：「這是賭場上贏來。」逼她刀杖，這婦人也不知。

差人道：「這賴不過的，賴一賴，先拿去一撈手，再押來追！」

婦人道：「我實不□(知道)，只記得二十日早回，我未起，聽得他把什物丟在床下，要還在床下看。」差人去看時，只見果有一團青衣，打開，都是血污，中間卷著解手刀一把，還有血痕。

眾人道：「好神明老爺！」帶了他妻並兇器、贓銀回話。

殷知縣見了，便叫帶過姚明一起來，那殷知縣便拍案大怒道：「有你這奸奴！你道是他好友，你殺了他，劫了他，又做這匿名，把事都卸與別人！如今有什說？」口詞與匿名帖遞下去，道：「可是你一筆的麼？」眾人才知，寫口詞時，殷知縣已有心了。姚明一看，妻子、姊姊、贓仗都在面前，曉得殷知縣已拘來問定了，無言可對。不消夾得，縣尊竟丟下八枝簽，打了四十，便援筆寫審單道：

審得：姚明與朱愷，(金)石交也。財利薰心，遽御之學宮，劫其行李，乃更欲嫁禍裘龍，不慘而狡乎！劫贓已獲，血刃具在，梟斬不枉矣！姚氏寄贓，原屬無心，裘龍波連，實非共罪；各與寧家。朱愷屍棺，著朱正收葬。

寫畢，申解了上司。那姚明劫來銀子不曾用得，也受了好些苦。

裘龍也懊悔道：「不老成！為一小官，爭鬧出口，輕易若不是殷青天，這夾、打不免，性命也逃不出！」在家中供了一個「殷爺」牌位，日逐叩拜。

只有朱正，銀子雖然得來，兒子卻沒了，也自怨自己溺愛，縱他在外交遊這些無賴，故有此禍。後來姚明准「強盜得財殺人」律，轉達部，部復取旨處決了。可是：

謾言管鮑共交情，一到臨財便起爭。